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 第十四回 度佳期花燈雙雙偕老 重瘟疫鴛鴦故故分飛

話說葛小大因了那一天在自己床上，取得了生姑的香囊，乃武所用的手帕，起了疑心，即同喻氏敬天二人悄悄商議，搬出楊家居住。喻氏找到了太平街內有一幢空屋，租金十分廉少，正合小大居住，即向小大敬天說知，同去瞧過，都很合意。由敬天揀定六月十一日黃道吉日，搬出楊家。遷入新屋。又怕被生姑先行知道，發生了別的變故，因此到了初七的那天，方向生姑說明，托生姑向楊家退租。恰巧生姑已被乃武勸醒，對待小大非比往日，聽得小大同喻氏來說十一日要遷居到太平街去，明知因了疑心自己有了不端之事，便一口應允，到楊家退租。一切說好，喻氏即回轉沈家，吩咐生姑收拾家具，自己到了十一再來相助。生姑答應之後，送過喻氏回到裡面，屈指一算，離十一只有四天，忙同了三姑，慢慢的收拾起來。到了十一的一天，生姑已把一切家具東西收拾就緒，喻氏、敬天都來相助，小大也忙得汗下如雨。葛家雖是貧苦，東西倒也不少，足足的搬了一天，方才完畢。乃武卻送了一分厚禮。進了太平街新屋，布置洒掃，又忙了一回，方都就緒。生姑一看，這所房屋，樓上也有兩個房間，樓下客堂灶披，房子半新不舊，還覺不差。喻氏知道小大、生姑尚未圓房，決不能住在一個房中，把樓上兩個房間，一個給生姑居住，一個小大同三姑安宿。到十八日圓房之後，生姑、小大自然住在一個房中，三姑卻另房居住。安排穩妥，方回轉家中。敬天因小大圓房，離這天只有七天，一切圓房時所用物件，喻氏在購辦時候，已安放在太平街新屋之中，只須她來整理一番，床桌木櫥等物，都放在生姑房中，將來便是新房。敬天瞧一應事務，都已差不多了，也自回去。到了明天，喻氏、敬天又到小大家中。預備喜事。小大心中欣喜，自不必說，便是生姑，也覺得很是樂意，幫著喻氏等料理，並沒有有些不悅。喻氏見了，先放了心，覺得生姑對於乃武，並沒有戀戀不舍意思，不知有什麼奸情，當下也不再放在心頭，只忙著預備小大喜事。葛家雖是貧困，小大圓房，也是件要緊大事，總得辦些酒席，請請親友。其餘如布置新房，購辦應用物件，添制幾件拜堂時用的新衣，同了生姑做了新媳婦穿的衣服種種事情，已是把喻氏、敬天二人忙一個手腳不停。小大這幾天，因了家中有事，便不再到店，幫著喻氏辦理。便是生姑，也忙碌了多日，接著發喜帖，辦酒席，又預備了一下，不覺已到了十六，明天即是好日子了。喻氏細細一算，所預備的錢除了購辦東西，制辦衣服，用去四十餘元之外，還剩了四十五元光景，明天的用度，已差不多了。只因並不是娶親，只是圓房，用不著花轎執事等費用，只須叫一個掌禮，拜堂送天地和合，到了新房之中，坐回花燭，外面請親友熱鬧一天，即就成功的了。圓房禮物，亦就完畢。小大、生姑二位小夫妻們，即可以同住一房，實行周公之禮。一切費用省下不少。要緊的只有酒席一項，早由敬天雇了一個廚子，殺下兩頭肥豬，連酒菜算來，有了二十元，是足夠的了，其餘花燭使用人等的貨用，用去了十五元，很覺舒齊，不算枯薄，還可餘下十元，留給小大，作為日常之需，心中便是歡喜。當夜宿在葛家。

到了明日吉期，小大、生姑、喻氏、三姑四人絕早起身，敬天也清早到來。這一天的客人，來得倒也不少。喻氏的丈夫沈體仁、楊乃武、小大的堂弟葛文卿、愛仁堂藥店小老板錢寶生，都到小大家中賀喜。生姑的母親，因已老病在床，正在南京，沒有到來。生姑這天是新媳婦，自然不使出來照呼親友，只坐在新娘房中。這天的吉時，是在午後未初，敬天一面料理事務，一面瞧著時刻，見已是未初模樣，忙吩咐掌禮伴娘，準備拜堂。伴娘把生姑在新房中掙了出來，同小大并肩立了，一齊拜過了堂。接著便是見禮，第一個自然是沈體仁同喻氏，然後敬天夫婦，諸親友都見過了禮，方回房休息。生姑這時，穿著新媳婦裝束，頭上珠珞紛垂，越顯得珠圓玉潤，絕艷人寰，諸親友沒一個不嘖嘖稱贊。小大、喻氏、敬天等幾個，又招呼了親友坐席，一個個歡呼暢飲，直鬧得燈闌酒罄，方各自回去。沈體仁、喻氏，又吩咐了小大、生姑一回，喻氏又把所餘的錢交給了小大，方同沈體仁回去。敬天夫婦俟客人散後，把一切事務，料理清楚，也回家中。小大同生姑，便在這一夜內，成就了百年大事的周公之禮。生姑心中，早知道自己已非完璧，戰兢兢地怕是要漏出了破綻，雖在預先一天，悄悄備下了一方雞冠血酒的綢帕，到了這時，有意做出了顫吟畏縮，淺笑低嗔，眉頭緊鎖，玉肢輕搖的嬌態，仍怕小大知道了破花殘柳，擔了一夜憂心。可是小大還是破題兒第一遭的事情，那裡識得其中玄妙。又加著如生姑般的美人兒，軟玉溫香，早把魂靈兒飛上了半天，有什麼功夫去細辨真偽，狼吞虎咽，恨不得立刻把生姑和水吞下，不由得使生姑曾經滄海之感，越發覺得小大的粗獷可厭，乃武的溫存體貼。要不是經了乃武的一番助導，又得生意外變故。

好夢易過，明天早上，小大、生姑都絕早起身，小大因了圓房，向店請假三天，這天便不再出門。貧苦人家，不如富家豪門，新媳婦可以香閣俯起，享畫眉之樂，必須自己經紀，料理家中。生姑起身之後，依舊如平日一般操作。轉瞬間三朝已過，小大仍每天到店，生姑自然仍如未圓房時一般，事事須自己經紀。三姑又是個呆傻不堪的女子，除了幫著煮飯洗衣，學做一些粗針線之外，竟是一事不能。同生姑談話，只除了呆話，一些沒有。因此生姑覺得寂寞非凡，小大的心情，又不甚溫和，對待生姑雖還算好，可是白天到店，晚上回來，倒頭便睡，有時的把生姑蹂躪一陣，什麼輕憐蜜愛，萬種溫柔，款款情話，小大哪裡懂得，把生姑這般一個美人兒，磨得悲哀不堪，心中委屈萬分。一個人的時候，常是以淚洗面。便抽個空閑，又寫了封情給乃武，訴說自己苦況。乃武對於生姑，未嘗不知道她的苦楚，只是事已如此，無法挽救。倘是再續情絲，被人家知道，名譽掃地，豈不是愛之反而害之，只得硬了心腸，把慧劍暫斷情絲，覆了一封信給生姑，勸他好好廝守，以禮相勉。又把各節大道，婉轉的說了一回。將來生下孩子兒，教子成名自有好比所謂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人上人。以後若是須自己幫助之處，只要不越乎禮，自己能力所及，無不應命。暗中又關切詹氏，照顧生姑，詹氏很是賢惠，知道乃武能斷絕生姑，心中已十二分的歡喜，聽得乃武命自己照顧生姑，便一口應諾，詹氏也知道生姑紅顏薄命，生成這副天仙般的容貌，卻嫁一個醜如鬼怪的葛小大，算是可憐之極，理宜照顧，便不時的送些銀米。生姑得了乃武書信，也稍覺安慰。又常是得到詹氏周濟，知道是乃武的主使，越發感激乃武。小大家中，本是貧苦非常，仗著小大做一個豆腐伙計，那裡能得養家活妻。也虧得詹氏有些銀米送來，生姑做些活計。三姑這時，粗的針線，也勉強做得，賺些小錢才可以支持度日。

這般的過了半年光景，有一天，也是合當有事。乃武因接到生姑一封書信，道是生姑的親母，老病身故，死後蕭條非凡，無錢為殮，南京家中，有信來借貸，無奈小大平時連過日子還有些勉強，如何有錢寄去，懇求乃武看在昔日情份之上，周濟一些。自己因了經濟困難，實在連盤費都沒有，生身母親死了，也不能回去，命苦已到極點。乃武見了，便回了一信給生姑，一口應允，已代寄了十塊洋錢到南京，又勸生姑不必悲傷，至損玉體，爾我的情分，這區區十元，不必掛在心懷。不料這一封書信，生姑一不留意，被小大取著，細細一看，認得下面的署名是楊乃武三字，信上的言語，小大並沒有多識字理，不甚明白，心中不由得大疑起來，忙把書信藏好，到敬天家中，給敬天觀看，敬天一看，早明白生姑同乃武，果然以前有了不端之事，即向小大說了，小大那裡忍耐得住，立刻要回去同生姑吵鬧。還是敬天明白其中事理，忙止住了小大。一面把喻氏請來，一同商議。喻氏倒也曠達，吩咐小大不必同生姑吵鬧，一則鬧將出來，聲名難聽。二則生姑同乃武的奸情在在乃武之中之時，如今卻已斷絕往來。吵了起來，不要生姑一橫了心，托了乃武出頭，小大這種人家，那裡敵得過乃武的勢力，倒弄巧成拙。好得他們二人，已斷了關係，不如暗中監視，使他們不能會面，自然不能成好的了。反可以有時借著乃武，幫助小大，豈不是好。敬天小大聽了，覺得一些不差，小大便不同生姑說起，只在暗中注意。可是生姑同乃武，同住在楊家之時，有過奸情，已被小大、敬天、喻氏等知道，生姑見了乃武書信之後，心中十分歡喜，又很感激乃武，因想念已死的母親，心亂如麻，隨手把信放在抽屜之中。過了一天，想著了這封書信，不要給小大瞧見，忙去一找，那裡還有影蹤，心內很是惶急，怕小大見了吵鬧。到了晚上，小大回來，生姑心頭好似小鹿亂撞，以為小大定得同自己大鬧。誰知小大一言不響，好似并未見著乃武的書信一般，方放下了心。

光陰匆匆，不覺又是一年，正是同治十二年份。小大賺錢仍然如此，生姑倒也慣度清貧生活，不再覺得難堪。而且因了生姑善于治家，把家事整理得有條不紊。生姑又聰明非凡，不論什麼精細活計，一瞧便會，一會便好，倉前鎮的人，多喜歡生姑的針線，

賺的錢便稍稍增加。生姑又甚精細，常有餘蓄，生活便比較了去年好些。到了三月下旬，小大店中一個大伙計死掉，小大即頂了這缺，賺錢雖是多些，事情卻是忙了。不論是店中的什麼事情，如買豆子，送豆腐，制豆腐等一切事務，都得小大受理，因此須宿在店內，不能天天回家，這也因了豆腐生涯，必須在三更天光景起身操作，方能應付早市。若是天天回家，自然不能每天三更到店。好在生意人家，只以賺錢為主，怎能夠因了享閨房艷福，廢了店務。所以生姑知道之後，十分歡喜，忙忙的置辦了一付被褥，送到店中，作為小大住在店中之用。小大自這天起，一個月內，回來安宿不到十天。生姑在家中，同三姑料理家務，做些活計，倒也不覺什麼。

匆匆的又過了三四個月，已過了署伏，正是秋涼七月天氣。倉前鎮上，賽行極盛的孟蘭勝會。七月中的孟蘭會，這時候年年舉行，卻沒有一年來得盛大。只為這年的夏天，厲疾盛行，死于疫病的人很多。便惹出了一班巫師僧道，暢言休咎，說是上天降罰，若不亟求天憫，不知要鬧到如何地步的瘟疫。聽得的人也不管是真是假，一唱百和，仿佛真的大禍臨頭，全鎮的人，都嚇得戰戰兢兢，街頭巷口，常聚著許多人竊竊私議。茶坊酒肆，更有許多人造謠生非，說得千真萬確，什麼天上降下了五部瘟神，地間放出了五煞惡鬼，專布疫氣，聽得的人，越是人心惶惶。當下便有人創議賽會打醮等事務，向上天解禳，散掉瘟疫。這時候的人心。對於賽會打醮等事，都十分的信任，頓時寫愿簿相助，預備會事的預備會事，忙一個不亦樂乎。又因了有放出五煞惡鬼的言語，特別注意于七月中的孟蘭會，這也是相傳下來說七月是鬼月，孟蘭會專超度陰魂。如今既有五煞惡鬼，非得超度不可，便舉行一個盛大的孟蘭會，先由鎮上紳耆出面會商出會的經費，同孟蘭會中所需物件，自然有一班熱心的人，分頭前去預備。又因了取媚鬼神起見，把會中景致，要弄得盛極非凡。孟蘭會本是年年舉行的賽會，不過這一年異常的盛大。一切會務，由年年舉行賽會的人去擔任，分頭到各處去借應的物件，招人煉各種功夫，什麼高抬閣高蹺肉臂燈等，自六月初直準備到七月二十光景，方漸漸辦理完善。早有人傳到外面，知道這一年的孟蘭會，不比往年，盛極一時。內中除了全付執事，旗傘等應用物件之外，尚有茶箱、玉鑿旗、架角端等物，最珍貴的有珍寶扎成的種種物件，功夫方面抬閣、高蹺、肉香爐等，其多自不必說。只是高抬閣一項，共有十八座之多，都是高有三丈光景，這種盛會，已足有二三十年沒有舉行過了。這個風聲，別說是倉前鎮餘杭縣中都已傳遍，便是杭州省城之內，也都知道。倉前鎮到了七月底的一天，有這麼一個盛大的孟蘭勝會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